

春秋集解

廿廿
八七之

漢書門類		
二〇六	三九三	五八五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二〇六	三九三	五八五
架	冊	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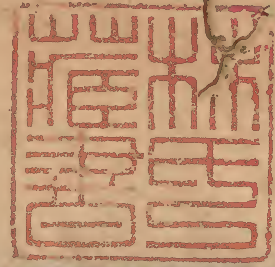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93()
函號	369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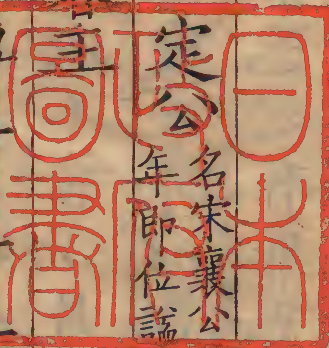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七

淺草文庫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元年春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公羊傳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故也即

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

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

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

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

無正始

劉氏傳何以無正月定無正也定何以無正定之始非正始也其非正始奈何定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公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大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於壞墮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正月者正即位也定之即位後未可以言正月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

劉氏意林君子莫重乎授受授受王事之本也授之

者以禮受之者以義正也正己而後可以正人矣今定公不然汙於偽誘於利脅於威雖欲正人何由而正

泰山孫氏曰不書正月者定公未立不與季氏承其正朔也是時季氏專國昭公薨于乾侯及歲之交定又未立故略而不書焉所以黜彊臣而存公室也

呂氏曰元年不書正月者國無君無稟天子之正朔者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氏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勝薛郎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

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

公羊傳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

穀梁傳此大夫其書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

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泰山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宋仲幾會城成周韓不信陪臣也非天子命執仲幾



於天子之側甚矣故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以疾之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郟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氏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

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

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

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

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

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

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

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

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

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

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踰年即位厲也范氏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於厲之中又有義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

杜氏注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蘇氏曰元年定公之元年也而書曰公之喪至自乾侯可乎昭公之喪未至定公未即位則猶昭公之年也



陸氏纂例凡公即位皆於朝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
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之

武夷胡氏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
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
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
攷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
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
人逆王世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爲天
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
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爲意如所

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正之即
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
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
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爲不孝矣古人所以
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
秋詳書於策非爲後法乃見諸行事爲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不
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

寇也溝而合諸墓

杜氏注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呂氏曰葬本國之君稱葬某公足矣必曰葬我君某公者隆君臣之恩盡忠愛之義資於事父有父之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常時無事則不見此理特於昭公為有大警動於其臣下者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

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左氏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立也
也立煬宮非禮也

杜氏注煬公伯禽子也

武夷胡氏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立也喪
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呂氏曰立煬宮違禮悖義之甚言天下之亂無復有

網紀文章也

冬十月隕公作賈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

范氏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可殺而不殺

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杜氏注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蘇氏曰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
言其所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氏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泰山孫氏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者雉門與兩觀俱
災也雉門兩觀天子之制

秋楚人伐吳

左氏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公子嬰齊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人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吳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殫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

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不務乎公室也雉門天

子應門

劉氏意林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

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

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

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泰山孫氏曰新作雉門及兩觀者定公不知僭天子之惡也定公不知僭天子之惡故作而新之

武夷胡氏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
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
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
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
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
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
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
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
僭禮三家倍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
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

新作以譏之也

呂氏曰雉門兩觀僭矣即災又復作魯之君臣非不
知以是為僭也蓋以為無足恤也以為無足恤者
弑父與君所由起也新作者不用其舊之辭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伊川先生解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
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
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鼬

二公穀月辛卯邾公作子穿卒

左氏傳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闔乞肉焉

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
廷闈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
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

夏四月秋葬邾公作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

左氏傳冬盟于邾杜氏注邾即拔也修邾好也

杜氏注拔地闕

襄陵許氏曰天下有禮則邦國相下春秋之季大國
日亢小國日侵兵力勝而禮敬亡故志公如晉至
河乃復著晉之輕魯也志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拔著魯之輕邾也當昭公時祲祥之盟猶未爾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左氏傳二年冬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

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
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
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
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

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
 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
 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
 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
 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
 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
 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
 蔡侯杜氏注中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
 侯山鮮虞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

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
 晉於是乎失諸侯

伊川先生解楚恃其疆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
 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無功
 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杜氏注入楚竟故書侵

泰山孫氏曰蔡人病楚使告於晉故晉合諸侯於此
 此救蔡伐楚也其言會于召陵侵楚者諸侯不振
 不能救蔡伐楚也故使救蔡伐楚之功歸於疆吳
 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是也

噫昭十三年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
 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此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
 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五月
 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內不能奪大夫之權外不能
 攘夷狄之患何所為哉徒自相與歃血要言而已
 此固不足道也

蘇氏曰齊侯侵虐魯國晉為魯合諸侯凡八國將討
 齊取賂而止書曰諸侯盟于臯而不序以不序賤
 之也今召陵之盟楚方陵蔡晉為蔡大合諸侯凡
 十八國以求賂不克侵楚而已若不序諸侯則侵
 楚為愈於臯故序十八國之眾而以侵楚之陋媿
 之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

公羊有歸字

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

左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書滅罪蔡也書以歸罪沈子
 死不於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武夷胡氏傳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彊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

襄陵許氏曰沈不受令而使蔡滅沈許已受盟而不能禁鄭滅許有以知晉政之失諸侯矣

呂氏曰蔡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沈子嘉歸殺之其罪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者皆由不知分義苟力所能制則為之矣此與禽獸奚辨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公作浩油

左氏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萇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綉棧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



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基
 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
 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
 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
 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
 府可覆視也乃長衛侯於盟

伊川先生解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且求盟焉則
 此盟公意也故稱公及

杜氏注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

陸氏纂例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

劉氏意林楚人之不義甚矣晉以霸王之勢憑王命
 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
 而禍遠矣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是所以眷眷於臯鼬之盟者也

襄陵許氏曰齊桓晉文之興至於盟不言同者過乎
 同之辭也春秋之季至於盟不言同者不及乎同
 之辭也臯鼬之盟諸侯攜矣齊梁丘據說幣錦昭
 公不復楚子常志在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

賂罷扈之會荀寅求貨弗得折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君子是以察治忽也

杞伯成公作戊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襄陵許氏曰不致侵楚譏無功也諸侯無故而遠涉敵竟師或役久不知所聽以月致者甚危之也

劉卷卒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襄內諸侯也非列土

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氏傳秋楚為沈故圍蔡

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陵不戒益而必決求而將敗是以微之也

晉士鞅衛孔圉公作圉帥師伐鮮虞

杜氏注士鞅即范鞅

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

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罪而蔡無滅亡之禍輕重之異也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公穀作伯舉公

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

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阬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以其屬五千



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
 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
 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
 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
 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卑我
 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
 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
 息而還注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於雍澁傷謂其臣曰誰
 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

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
 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
 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
 肩王奔鄖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隨人卜與之不
 吉乃辭吳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
 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
 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
 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



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
 突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
 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
 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
 槩王於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
 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
 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
 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
 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

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歌舊祀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

歸

杜氏注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之

楚子入於郢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乎
 楚有羔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
 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是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
 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
 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
 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

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
 蔡侯之以之則舉其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
 狄吳進矣

杜氏注柏舉楚地

泰山孫氏曰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楚人圍蔡晉師不
 出故蔡侯去晉求救於吳吳子許之冬十有一月
 吳子蔡侯伐楚庚午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囊瓦奔鄭吳稱子者大救蔡也晉合十八國之君
 不能救蔡伐楚吳子救之伐之此吳晉之事疆弱

之勢較然可見矣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武夷胡氏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
 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
 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
 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
 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
 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
 莫彊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於吳如此其易故
 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祗舉之戰蔡用吳
 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

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
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鄰從
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
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
死可賤甚矣故其記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
見矣

庚辰吳入郢公穀作楚

公羊傳吳何以不書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
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

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
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

武夷胡氏傳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
君舍於其君之室大夫舍於其大夫之室狄道也
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
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出而舉號非有心
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
而鳩集之可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
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



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五年春王三公作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左氏傳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杜氏注亟急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

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邇也范氏注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以列諸侯也

杜氏注蔡為楚所圍饑乏故魯歸之粟

呂氏曰列國饑諸侯歸粟正也以爲先王之澤猶有

存焉者也

於越入吳

左氏傳越入吳吳在楚也

杜氏注於發聲也

劉氏傳於越者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高郵孫氏曰越見於經凡六其三稱越皆在於昭公之時也五年稱越人與楚子伐吳八年楚放陳公子昭於越三十二年吳伐越皆曰越也其三稱於越二在定公之時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

吳于攜李一在哀公之時十三年於越入吳皆曰
於越也然則越之見於昭公之時者曰越見於定
哀之時者曰於越也蓋當是時越有數種有東越
南越閩越甌越越於定公之前國名為越故經據
其號皆書曰越也於定公之後欲自別於羣越始
改號為於越經據其已改之號故皆書曰於越也
此猶楚初見經稱荆其後稱楚始改號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公作如卒

左氏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

虎將以璆璫斂仲梁懷弗與杜氏注懷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

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
何怨焉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冬
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
歎及秦遄皆奔齊

劉氏意林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其異於暈何也曰
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矣孰有大
夫卒而君不為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
暈遂之弒君也隱而叔仲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
秋固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之謂也且夫
意如之罪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

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其效其受國於季氏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忘其讎謂意如定之大夫也不亦宜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傳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

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

公羊傳作邀

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

左氏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氏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杜氏注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

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

泰山孫氏曰內有彊臣之讎外構怨於鄭

襄陵許氏曰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案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蕪辟儋翩之亂也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冬十有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於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於王城王室之亂如此而春秋不書者諱也何以諱存中國也春秋之季大夫逐君家臣囚主於是焉又書王辟儋翩之亂則無中國矣夫禮義之節不崇則僭亂之禍滋起故世故之變益醜而春秋之諱彌深存大訓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氏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襄陵許氏曰魯國政在大夫而家臣能彊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氏傳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佗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

杜氏注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惟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

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

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

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武夷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何以非伯討也使

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

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

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公作運

杜氏注何忌不言何闕文

呂氏曰不曰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脫文無疑也而

公羊以為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大抵三傳解經皆

據文生義不論是非無復闕疑最學者大病故不

可不詳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氏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

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

杜氏注瑣即沙也

杜氏注鹹衛地

襄陵許氏曰霸道隳諸侯散離盟始復制此蓋自是

中國無復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劉氏意林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

衛侯欺其羣臣以結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

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

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不亦信乎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有澤字

杜氏注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

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

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

九月大雩

冬十月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八

定公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氏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郭

泰山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春秋書內伐十六宣以後七內侵七宣

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

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

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

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杜氏注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

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

用大眾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

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

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眾專主兵權

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

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

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公作趙

左氏傳晉師將盟衛侯於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
 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敵涉佗按衛
 侯之手及挽衛侯怒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
 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

杜氏注六年鄭
 伐周闕外晉為

周報 遂侵衛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注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左氏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

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

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

卯禘於僖公

杜氏注順祀之義當退僖公
 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

壬辰將享季氏於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

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東門之內弗

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

劉氏權衡曰且虎之謀三桓宜使三桓不知今明白而祈三桓聞之虎何以能集其意邪意者虎實惡季氏季氏以臣而凌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矣不敢察察言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功成事立而後其指可見耳虎既敗走魯人又薄其行則謂虎之順祀祈作亂也其實不然何以知之曰祈則謀泄謀泄則事危虎必不為也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

順祀叛者五人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梁傳從祀先公貴復正也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杜氏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

劉氏傳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

三桓而伐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其義君子不與也

蘇氏曰是時陽虎以鄆讎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郕叛及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

公作薨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杜氏注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

六月伐陽

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武夷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

周公受賜藏之魯又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繫弱

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

心爾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

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

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

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

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
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氏傳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

如五氏杜氏注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

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

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

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

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禱媚杏於衛

杜氏注五氏晉地

襄陵許氏曰此伐晉也而曰次何諱伐晉也何諱乎往晉為盟主崇也前此不諱此何以諱存之也王道衰則存王霸業替則存霸公室微則存公此春秋經世撥亂之志也以是春秋之初諱伐王春秋之季諱伐霸世至無霸而中國夷矣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注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夏公會齊侯于夾

公穀作頰下同

谷公至自夾谷

左氏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

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
 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
 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
 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
 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
 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
 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
 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

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
 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
 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
 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
 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
 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
 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蓋為此也因是
 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
 矣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

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公作謹龜陰之字田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

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伊川先生解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始失不書

解在哀八年

杜氏注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

在其北也

劉氏意林仲尼一言爾威重於三軍豈有他哉順其

理故也

武夷胡氏傳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

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

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

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

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

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曰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公作費

左氏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

弗能其圍人杜氏注武叔之圍人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

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

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

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駟

赤謂侯犯曰子盍求事於齊侯犯從之齊使至駟

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於

齊眾兇懼謂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

杜氏注郕叔孫氏邑

武夷胡氏傳郕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於策

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疆亦

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疆諸

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疆其逆彌甚則

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

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

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

公作世

心出奔曹宋公子地

公作池

出奔陳

左氏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之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

公作邀

會于安甫

公安甫作安革

杜氏注安甫地闕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

公穀有宋字

仲佗石彊出奔陳

泰山孫氏曰宋公失道其弟辰暨仲孫佗石彊出奔

陳暨不得已也仲佗石彊為宋大臣不能以道事

君為辰彊牽而去故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

出奔陳以交譏之也

武夷胡氏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黷故以失二弟

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

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

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公作地

自陳

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

公作世

心自曹入于蕭

左氏傳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

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

穀梁傳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

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

也叛直叛也

劉氏傳及之者何從也向謂之暨今曷為謂之及從

出奔陳謂之暨則可自陳入于蕭以叛謂之暨則

不可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劉氏意林以此見春秋之斷獄詳矣其出也謂之暨

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

之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

者乎其罪一施之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公穀作甚盟

左氏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郟

左氏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郟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

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

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郟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

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

郟帥師墮費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

城

杜氏注墮毀也

高郵孫氏曰墮毀也是時三桓之邑皆以為自固其
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年夏秋郈凡
再圍於是一墮毀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氏傳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武夷胡氏傳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
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
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
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

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
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
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公作晉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氏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

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蘇氏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

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能得魯眾也雖其

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之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武夷胡氏傳書公圍成疆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

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案是冬公

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

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

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政如少

正卯等必肆疑阻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

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暮月則

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穀無次于垂葭公作

左氏傳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

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

濟水矣乃伐河內

蘇氏曰二君使師伐晉次于垂葭以為之援

夏築蛇淵囿

襄陵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矣夫囿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大蒐于比蒲

杜氏注夏蒐非時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氏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穆涉賓以

邯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哀公三年冬十月
 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
 北門入己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
 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
 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
 鄔逆時陰人孟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五年
 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陸氏微言趙子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
 曰叛者人臣不當專土也

武夷胡氏傳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
 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
 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
 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
 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
 赦之罪

冬晉荀寅公有及字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杜氏注吉射士鞅子

武夷胡氏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
 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



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祈見執獻楊楮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能復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

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鈞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武夷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



而脅人臣擅與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呂氏曰春秋之世大義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為大惡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其亦可以免於大戾矣趙鞅歸於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歸易辭也不言入不以叛入也

薛弒其君比

武夷胡氏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常秩此善議復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公穀作晉趙陽出奔宋

左氏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

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及文子卒衛侯始
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
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
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武夷胡氏傳公叔戍將去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
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宮結皆戍黨也故亦出
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
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
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

位焉儻庶幾乎

二月

公作三月

平已楚公子結陳公孫

公作子

佗人帥師滅頓以

頓子牂

公作

歸

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陸氏纂例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
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樵

公作

李吳子光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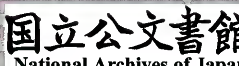
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樵李句踐患吳

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自剄師屬之目越
 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樵李七里夫差使人
 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
 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樵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
 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

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
 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
 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
 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杜氏注於越越國也樵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泰山孫氏曰樵李吳地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患其整也使
 罪人三行屬劔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廬傷而
 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
 于樵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於史以其告



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秦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作堅公至自會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

杜氏注脾上梁間即牽

謀救范中行氏

杜氏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杜氏注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

脤熟曰燔

杜氏注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

脤器以賜同姓諸侯

泰山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

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

服非禮也石尚士故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

左氏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

注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

會于洮天子蒯聵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天子羞之謂戲陽速曰

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

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

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天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

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

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欲殺

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天子出奔宋

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

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

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

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啼而走言

天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

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彼不恥召宋

朝故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

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

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

一證也

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比比者不云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之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於戚亦書世子同此義也

武夷胡氏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而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之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是也而蒐四見於經皆不曰公於是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是知蒐者公也然而不曰公者政在三桓非公自出也棠魚郎狩遠地則譏而隱桓之時政猶自出無三桓之專

行故也必皆曰公自昭之紅菟政在三桓久矣菟田之禮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也故皆曰大菟而不曰公焉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之罪也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杜氏注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春邾隱公來朝

麇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何氏注漫者徧食其身

穀梁傳不敬大焉

陸氏纂例趙子曰予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會稽時

牛災小鼠能齧牛纔傷皮膚無不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氏傳吳之入楚也吳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

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

費焉二月楚滅胡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

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

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十之運也

何氏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

夏三月
周五月

壬申公薨于高寢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杜氏注高寢宮名

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

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焉者唯莊宣成是以君子

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公作軒達帥師伐宋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公作蘧蔭

左氏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公羊傳奔喪非禮也

呂氏曰諸侯相為奔喪專以強弱利害為國禮義消亡可見矣

秋七月壬申

以穀作弋

氏卒

公羊傳如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陸氏纂例哀公妾母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子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注諸侯會葬非禮也

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

穀作稷

乃克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辛巳葬定妣

公羊傳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武夷胡氏傳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

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

杜氏注邾庶其邑

春秋集解卷第二十八

後學成德吳校訂

